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薰心

话说余大先生葬了父母之后，和二先生商议，要到南京去谢谢杜少卿天二评：此回反�哪暇┲�事还入五河，并以余大先生为线索。黄评：此回以余大先生为线索，其复到南京，为写虞博士之去也，其复返五河，为重写五河也。却因谢少卿兼寻馆，便浑然无迹。又因银子用完了，顺便就可以寻馆。收拾行李，别了二先生，过江到杜少卿河房里。杜少卿问了这场官事，余大先生细细说了黄评：何能出诸口。杜少卿不胜叹天二评：此事未必��少卿之意，故只以太息二字概之。。正在河房里闲话，外面传进来，有仪征汤大老爷来拜黄评：写汤镇台之来，欲其与博士、征君、衡山、云仙、正字，榜前数人相会，作一总结，余大先生不过线索，其品学不足与诸人抗衡也。至马二先生，又当别论。余大先生问是那一位。杜少卿道：“便是请表兄做馆的了，不妨就会他一会。”正说着，汤镇台进来，叙礼坐下。汤镇台道：“少卿先生天二评：四十三回汤大��自言与杜少卿世弟兄，�t镇台不��称少卿先生。前在虞老先生斋中得接光仪，不觉鄙吝顿消天二评：此事前文未见。随即登堂，不得相值，又悬我一日之思。此位老先生尊姓？”杜少卿道：“这便是家表兄余有达，老伯去岁曾要相约做馆的。”镇台大喜道：“今日无意中又晤一位高贤，真为幸事。”从新作揖坐下。余大先生道：“老先生功在社稷，今日角巾私第[[1]](#footnote-1)，口不言功，真古名将风度。”汤镇台道：“这是事势相逼，不得不尔。至今想来，究竟还是意气用事，并不曾报效得朝廷，倒惹得同官心中不快活黄评：可见汤镇台亦知为雷太守所算。却也悔之无及。齐评：�@是真�，所�^过后方知也。然凡事能自己�X得，�K肯认差，尚不失�榫�子。天二评：汤镇台五岳平矣。余大先生道：“这个朝野自有定论，老先生也不必过谦了。”杜少卿道：“老伯此番来京贵干？现寓何处？”汤镇台道：“家居无事，偶尔来京，借此会会诸位高贤。敝寓在承恩寺。弟就要去拜虞博士并庄征君贤竹林[[2]](#footnote-2)。”吃过茶，辞别出来。余大先生同杜少卿送了上轿。余大先生暂寓杜少卿河房。

这汤镇台到国子监拜虞博士，那里留下帖，回了不在署。随往北门桥拜庄濯江，里面见了贴子，忙叫请会。这汤镇台下轿进到厅事。主人出来，叙礼坐下，道了几句彼此仰慕的话。汤镇台提起要往后湖拜庄征君。庄濯江道：“家叔此刻恰好在舍，何不竟请一会？黄评：若往拜庄征君，必不能会，妙在即于濯江处见之，省却许多笔墨。汤镇台道：“这便好的极了。”庄濯江吩咐家人请出庄征君来，同汤镇台拜见过，叙坐。又吃了一遍茶。庄征君道：“老先生此来，恰好虞老先生尚未荣行，又重九相近，我们何不相约作一个登高会，就此便奉饯虞老先生，又可畅聚一日。”庄濯江道：“甚好；订期便在舍间相聚便了。黄评：濯江解人，不可多得。汤镇台坐了一会，起身去了，说道：“数日内登高会再接教，可以为尽日之谈。”说罢，二位送了出来。汤镇台又去拜了迟衡山、武正字。庄家随即着家人送了五两银子到汤镇台寓所代席。过了三日，管家持帖邀客，请各位早到。庄濯江在家等候，庄征君已先在那里；少刻，迟衡山、武正字、杜少卿，都到了。庄濯江收拾了一个大敞榭，四面都插了菊花。此时正是九月初五黄评：不定用九日，避俗套也。天气亢爽，各人都穿着袷衣[[3]](#footnote-3)，啜茗闲谈。又谈了一会，汤镇台、萧守府、虞博士都到了，众人迎请进来，作揖坐下。汤镇台道：“我们俱系天涯海角之人，今幸得贤主人相邀一聚，也是三生之缘。又可惜虞老先生就要去了，此聚之后，不知快晤又在何时。天二评：淡语伤神。庄濯江道：“各位老先生当今山斗，今日惠顾茅斋，想五百里内贤人聚矣黄评：正谓榜前数人。”坐定，家人捧上茶来。揭开来，似白水一般，香气芬馥，银针都浮在水面。吃过，又换了一巡“真天都”[[4]](#footnote-4)，虽是隔年陈的，那香气尤烈天二评：借吃茶回应前文，有意无意。虞博士吃着茶，笑说道：“二位老先生当年在军中，想不见此物。”萧云仙道：“岂但军中，小弟在青枫城六年，得饮白水，已为厚幸，只觉强于马溺多矣！齐评：一语足抵千百语。汤镇台道：“果然青枫水草可支数年。黄评：借茶引出水草，便补写云仙之能读书。庄征君道：“萧老先生博雅，真不数北魏崔浩[[5]](#footnote-5)。”迟衡山道：“前代后代，亦时有变迁的。天二评：通人之言。衡山此论不迁。杜少卿道：“宰相须用读书人，将帅亦须用读书人。若非萧老先生有识，安能立此大功？”武正字道：“我最可笑的，边庭上都督不知有水草，部里书办核算时偏生知道。这不知是司官的学问，还是书办的学问？若说是司官的学问，怪不的朝廷重文轻武；若说是书办的考核，可见这大部的则例[[6]](#footnote-6)是移动不得的了。”说罢，一齐大笑起黄评：写出公事可笑。。戏子吹打已毕，奉席让坐。戏子上来参堂。庄非熊起身道：“今日因各位老先生到舍，晚生把梨园榜上有名的十九名都传了来天二评：马齿加长，不知风韵犹存否。求各位老先生每人赏他一出戏。”虞博士问：“怎么叫做‘梨园榜’？”余大先生把昔年杜慎卿这件风流事，述了一遍。众人又大笑。汤镇台向杜少卿道：“令兄已是铨选部郎了？”杜少卿道：“正是。天二评：虚结杜慎卿。黄评：借戏子了慎卿。武正字道：“慎卿先生此一番评骘，可云至公至明；只怕立朝之后，做主考房官，又要目迷五色，奈何？齐评：千古一辙。众人又笑了。当日吃了一天酒。做完了戏，到黄昏时分，众人散了。庄濯江寻妙手丹青[[7]](#footnote-7)画了一幅“登高送别图”黄评：濯江好事，然此虽俗套，与寻常绘图有别。在会诸人，都做了诗。又各家移樽到博士斋中饯别。

南京饯别虞博士的，也不下千馀家。虞博士应酬烦了，凡要到船中送别的，都辞了不劳。那日叫了一只小船，在水西门起行，只有杜少卿送在船上。杜少卿拜别道：“老叔已去，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！齐评：送君者自崖而反，能不凄然！天二评：黯然消魂。黄评：二语亦令我凄然欲绝。盖道义之交，非寻常之别，而此后余文虽妙，不若此之可歌可泣矣。虞博士也不胜凄然。邀到船里坐下，说道：“少卿，我不瞒你说。我本赤贫之士，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，每年积几两俸金，只挣了三十担米的一块田。我此番去，或是部郎，或是州县，我多则做三年，少则做两年，再积些俸银，添得两十担米，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，就罢了。子孙们的事，我也不去管他齐评：贤而多财�t�p其智，愚而多�则益其过。为子孙计，亦何必耶。现今小儿读书之馀，我教他学个医，可以口，我要做这官怎的？你在南京，我时常寄书子来问候你。”说罢，和杜少卿洒泪分手天二评：阅者至此亦不禁凄然泪下，或��何故？曰：《儒林外史》将完了。黄评：伤如之何。杜少卿上了岸，看着虞博士的船开了去，望不见了，方才回天二评：送君者自崖而返，而君自此�h矣。。余大先生在河房里。杜少卿把方才这些话告诉他。余大先生叹道：“难进易退[[8]](#footnote-8)，真乃天怀淡定之君子黄评：二语足以尽博士矣。我们他日出身，皆当以此公为法。”彼此叹赏了一回。当晚余二先生有家书来约大先生回去黄评：一笔仍归到五河。说：“表弟虞华轩家请的西席先生去了，要请大哥到家教儿子，目今就要进馆，请作速回去。”余大先生向杜少卿说了，辞别要去。次日，束装渡江，杜少卿送过，自回家去黄评：了少卿。

余大先生渡江回家，二先生接着，拿帖子与乃兄看，上写：

愚表弟虞梁，敬请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训小儿，每年修金四十两，节礼在外。此订。

大先生看了，次日去回拜。虞华轩迎了出来，心里欢喜，作揖奉坐。小厮拿上茶来吃着。虞华轩道：“小儿蠢夯，自幼失学。前数年愚弟就想请表兄教他，因表兄出游在外；今恰好表兄在家，就是小儿有幸了。举人、进士，我和表兄两家，车载斗量，也不是甚么出奇东西齐评：真乃要言不烦。黄评：五河县正以此为出奇。将来小儿在表兄门下，第一要学了表兄的品行天二评：只不要�W他私和人命。黄评：品行诚高，莫要至无为州。这就受益的多了！”余大先生道：“愚兄老拙株守，两家至戚世交，只和老弟气味还投合的来。老弟的儿子，就是我的儿子一般，我怎不尽心教导。若说中举人、进士，我这不曾中过的人，或者不在行；至于品行文章，令郎自有家传，愚兄也只是行所无事。”说罢，彼此笑了天二评：数�Z心平气和，却亦得体，非马二先生辈所能言。择了个吉日，请先生到馆。余大先生绝早到了。虞小公子出来拜见，甚是聪俊。拜过，虞华轩送至馆所。余大先生上了师位。虞华轩辞别，到那边书房里去坐。

才坐下，门上人同了一个客进来。这客是唐三痰的哥，叫做唐二棒椎黄评：好称谓，妙在并无名字。是前科中的文举人天二评：主考何人，看中这棒椎？。却与虞华轩是同案进的学。这日因他家先生开馆，就踱了来，要陪先生天二评：不�自�恚�真好朋友。虞华轩留他坐下吃了茶。唐二棒椎道：“今日恭喜令郎开馆。”虞华轩道：“正是。”唐二棒椎道：“这先生最好，只是坐性差些，又好弄这些杂学黄评：余大先生而无坐性，谁信之？杂学大约即“杂览”耳。荒了正务。论余大先生的举业，虽不是时下的恶习，他要学国初帖括的排场[[9]](#footnote-9)，却也不是中和之业。齐评：偏有这些似是而非之论。天一�u：以余大先生未中故也。黄评：“中和之业”四字奇，此等文词，举人可知，而不知更有奇焉者在后。虞华轩道：“小儿也还早哩，如今请余大表兄，不过叫学他些立品，不做那势利小人就罢了。齐评：��和尚�贼秃，�A�一肚皮不合�r宜。天二�u：��面�他，畜生不懂。

又坐了一会，唐二棒椎道：“老华，我正有一件事要来请教你这通古学的。黄评：妙在请教者并非古学。虞华轩道：“我通甚么古学，你拿这话来笑我。”唐二棒椎道：“不是笑话，真要请教你，就是我前科侥幸，——我有一个嫡侄，他在凤阳府里住，也和我同榜中了，又是同榜，又是同门；他自从中了，不曾到县里来，而今来祭祖。他昨日来拜我，是‘门年愚侄’的帖子，我如今回拜他，可该用个‘门年愚叔’？齐评：然�t如此�f来，�O或父子中在一房，该��「�T年愚子」「�T年愚父」帖子了。虞华轩道：“怎么说？”唐二棒椎道：“你难道不曾听见？我舍侄同我同榜同门，是出在一个房师房里中的了，他写‘门年愚侄’的帖子拜我，我可该照样还他？”虞华轩道：“我难道不晓得同着一个房师叫做同门！但你方才说的‘门年愚侄’四个字，是鬼话，是梦话！黄评：此必当时实事，非作者徒事诙谐。唐二棒椎道：“怎的是梦话？”虞华轩仰天大笑道：“从古至今也没有这样奇事。”唐二棒椎变着脸道：“老华，你莫怪我说齐评：又要�教，又要变脸，此等人只宜拳而逐之。�A�真是不幸。天二评：�m变了�却亦不怒，以其有得他吃也。你虽世家大族，你家发过的老先生们离的远了，你又不曾中过黄评：此等奇事，不曾中过举人或反无之。这些官场上来往的仪制，你想是未必知道！我舍侄他在京里不知见过多少大老，他这帖子的样式必有个来历，难道是混写的！”虞华轩道：“你长兄既说是该这样写就这样写罢了黄评：华轩之乖，衬余有达之呆。何必问我！”唐二棒椎道：“你不晓得，等余大先生出来吃饭，我问他。天二评：余大先生也没有中�^。正说着，小厮来说：“姚五爷进来了。”两个人同站起来。姚五爷进来作揖坐下。虞华轩道：“五表兄，你昨日吃过饭，怎便去了？晚里还有个便酒等着，你也不来。”唐二棒椎道：“姚老五，昨日在这里吃中饭的么？我昨日午后遇着你，你现说在仁昌典方老六家吃了饭出来黄评：写姚老五非方不口，又一样写法。怎的这样扯谎齐评：足下又可�W乖了。”小厮摆了饭，请余大先生来。余大先生首席，唐二棒椎对面，姚五爷上坐，主人下陪。吃过饭，虞华轩笑把方才写帖子话说与余大先生，余大先生气得两脸紫涨，颈子里的筋都耿出来[[10]](#footnote-10)天二评：腐气可掬。“耿”字奇妙。黄评：余大先生实系书呆，除无为州一行外，事事古道可敬。观榜上第余大先生于马二先生之后，盖两先生皆迂，而究其所失，轻重悬殊也。说道：“这话是那个说的？请问人生世上，是祖父要紧，是科名要紧？”虞华轩道：“自然是祖父要紧了，这也何消说得。齐评：这�不�\_。天二评：唐二棒椎若曰科名要紧。余大先生道：“既知是祖父要紧，如何才中了个举人，便丢了天属之亲，叔侄们认起同年同门来？这样得罪名教的话，我一世也不愿听！二哥，你这位令侄，还亏他中个举，竟是一字不通的人天二评：�M有学人而不通者乎？�M有�e人而一字不通者乎？�υ唬河校∮校∮校�。若是我的侄儿，我先拿他在祠堂里祖宗神位前先打几十板子才好！黄评：非迂不得有快论。唐二棒椎同姚五爷看见余大先生恼得像红虫，知道他的迂性呆气发了，讲些混话，支开了去。

须臾，吃完了茶，余大先生进馆去了。姚五爷起身道：“我去走走再来。”唐二棒椎道：“你今日出去，该说在彭老二家吃了饭出来的了！天二评：势利小人互相讥诮，又安知唐二棒椎出去不�f在彭老二家吃饭？吾见其人矣，吾闻其语矣。姚五爷笑道：“今日我在这里陪先生，人都知道的，不好说在别处。齐评：那里有人知道。笑着去了黄评：恬不知耻。姚五爷去了一时，又走回来，说道：“老华，厅上有个客来拜你，说是在府里太尊衙门里出来的，在厅上坐着哩，你快出去会他。天二评：干卿何事？又代人通报。虞华轩道：“我并没有这个相与，是那里来的？”正疑惑间，门上传进帖子来：“年家眷同学教弟季萑顿首拜”季萑又现。虞华轩出到厅上迎接。季苇萧进来，作揖坐下，拿出一封书子，递过来说道：“小弟在京师因同敝东家来贵郡，令表兄杜慎卿先生托寄一书，专候先生。今日得见雅范，实为深幸。”虞华轩接过书子，拆开从头看了，说道：“先生与我敝府厉公祖是旧交？”季苇萧道：“厉公是敝年伯荀大人的门生，所以邀小弟在他幕中共事。”虞华轩道：“先生因甚公事下县来？”季苇萧道：“此处无外人，可以奉告。厉太尊因贵县当铺戥子太重，剥削小民，所以托弟下来查一查齐评：这也不过是季苇萧弄钱�头，未必��公管此闲事。如其果真，此弊要除。黄评：此处季苇萧是借用，以便形容五河县之势利并方盐商之可恶。虞华轩将椅子挪近季苇萧跟前，低言道：“这是太公祖极大的仁政！敝县别的当铺，原也不敢如此，只有仁昌、仁大方家这两个典铺。他又是乡绅，又是盐典，又同府县官相与的极好，所以无所不为，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如今要除这个弊，只要除这两家。况太公祖堂堂太守，何必要同这样人相与？此说只可放在先生心里，却不可漏泄，说是小弟说的。齐评：华轩闻苇萧之言即信为真，恐未必然也。天二评：���A�缜密，与虞、杜�T人不同。季苇萧道：“这都领教了。”虞华轩又道：“蒙先生赐顾，本该备个小酌，奉屈一谈；一来恐怕亵尊，二来小地方耳目众多，明日备个菲酌送到尊寓，万勿见却。”季苇萧道：“这也不敢当。”说罢，作别去了。

虞华轩走进书房来，姚五爷迎着问道：“可是太尊那里来的？”虞华轩道：“怎么不是。”姚五爷摇着头笑道：“我不信！”唐二棒椎沉吟道：“老华，这倒也不错。果然是太尊里面的人？太尊同你不密迩，同太尊密迩的是彭老三、方老六他们二位齐评：断定�o疑。黄评：不知正查访方老六。我听见这人来，正在这里疑惑。他果然在太尊衙门里的人，他下县来，不先到他们家去，倒有个先来拜你老哥的？这个话有些不像。恐怕是外方的甚么光棍，打着太尊的旗号，到处来骗人的钱，你不要上他的当！天二评：何苦替人瞎用心。黄评：承关切。虞华轩道：“也不见得这人不曾去拜他们。”姚五爷笑道：“一定没有拜。若拜了他们，怎肯还来拜你？齐评：然�t你们都是拜不着他们，才肯到这里�淼摹；破溃浩嫣福�不许他拜第三个人。虞华轩道：“难道是太尊叫他来拜我的，是天长杜慎卿表兄在京里写书子给他来的。这人是有名的季苇萧。”唐二棒椎摇手道：“这话更不然！季苇萧是定梨园榜的名士。他既是名士，京里一定在翰林院衙门里走动。况且天长杜慎老同彭老四是一个人黄评：京里只有一��彭老四。岂有个他出京来，带了杜慎老的书子来给你，不带彭老四的书子来给他家的？这人一定不是季苇萧。齐评：带书子也须查查定例。天二评：不�S他替杜慎卿寄��给�A�，不�S他不替彭老四寄��给家里，�K不�S他叫季苇萧。棒椎之为物，�M不怪哉！黄评：并不许他是季苇萧，更妙。虞华轩道：“是不是罢了，只管讲他怎的！”便骂小厮：“酒席为甚么到此时还不停当！”一个小厮走来禀道：“酒席已经停当了。”

一个小厮掮了被囊行李进来，说：“乡里成老爹到了。”只见一人，方巾，蓝布直裰，薄底布鞋，花白胡须，酒糟脸，进来作揖坐下，道：“好呀！今日恰好府上请先生，我撞着来吃喜酒。黄评：今朝便有吃。虞华轩叫小厮拿水来给成老爹洗脸，抖掉了身上腿上那些黄泥，一同邀到厅上，摆上酒来。余大先生首席，众位陪坐。天色已黑，虞府厅上点起一对料丝灯[[11]](#footnote-11)来，还是虞华轩曾祖尚书公在武英殿御赐之物，今已六十馀年，犹然簇新。余大先生道：“自古说：‘胡家乔木’，果然不差。就如尊府这灯，我县里没有第二副。”成老爹道：“大先生，‘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’，就像三十年前，你二位府上何等气势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而今彭府上、方府上黄评：总要拉到方、彭。都一年盛似一年。不说别的，府里太尊、县里王公，都同他们是一个人齐评：联�而下，抑何言之不啻口出也。时时有内里幕宾相公到他家来说要紧的话。百姓怎的不怕他黄评：怕他于你何益。像这内里幕宾相公，再不肯到别人家去。”唐二棒椎道：“这些时可有幕宾相公来？”成老爹道：“现有一个姓‘吉’的‘吉’相公下来访事黄评：又打听不清楚，且才从乡里来，何得便知此等事。住在宝林寺僧官家。今日清早，就在仁昌典方老六家。方老六把彭老二也请了家去陪着。三个人进了书房门，讲了一天。不知太爷是作恶那一个黄评：妙在就是“作恶”方老六。叫这‘吉’相公下来访的。天二评：虚��苇萧�L事，迷离惝恍，不知如何消弭。�睦垂�事有始�o终，厉公虽�t，幕友未必能以��告。苇萧之为人，读者已知之矣，故�o须����。唐二棒椎望着姚五爷冷笑道：“何如？”余大先生看见他说的这些话可厌，因问他道：“老爹去年准给衣巾[[12]](#footnote-12)了？”成老爹道：“正是。亏学台是彭老四的同年黄评：也要拉上彭老四。求了他一封书子，所以准的。”余大先生笑道：“像老爹这一副酒糟脸，学台看见，着实精神，怎的肯准？黄评：余大先生不说轻薄话的，可见厌极了。天二评：余大先生亦能发科。成老爹道：“我说我这脸是浮肿着的。”众人一齐笑了。又吃了一会酒，成老爹道：“大先生，我和你是老了，没中用的了。英雄出于少年，怎得我这华轩世兄下科高中了，同我们这唐二老齐评：真正����周到。一齐会上[[13]](#footnote-13)进士，虽不能像彭老四做这样大位黄评：又拉上彭老四，且派定不能做大位，盖视彭老四直是天上人。或者像老三、老二候选个县官，也与祖宗争气，我们脸上也有光辉。天二评：又来了，可�^每饭不忘。余大先生看见这些话更可厌，因说道：“我们不讲这些话，行令吃酒罢。”当下行了一个“快乐饮酒”[[14]](#footnote-14)的令，行了半夜，大家都吃醉了。成老爹扶到房里去睡；打灯笼送余大先生、唐二棒椎、姚五爷回去。成老爹睡了一夜，半夜里又吐，吐了又痾屎黄评：吐杀屙杀这老狗。天二评：老狗�吃。不等天亮，就叫书屋里的一个小小厮来扫屎，就悄悄向那小小厮说，叫把管租的管家叫了两个进来。又鬼头鬼脑，不知说了些甚么，便叫请出大爷来天二评：可想而知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乡僻地面，偏多慕势之风；学校宫前，竟行非礼之事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角巾私第——“角巾”是古时隐士所戴的冠巾，“私第”就是私人的住宅。这句话是借用晋人王濬的故事，意指有功退休，而不自标榜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贤竹林——犹如说贤叔侄，借晋人阮籍、阮咸叔侄二人名列竹林七贤的故事，作为敬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袷（jiá）衣——夹衣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“真天都”——茶名。出产在黄山天都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不数北魏崔浩——崔浩在南北朝时以通晓军事而又博学多知识著名。“不数北魏崔浩”，就是不差似北魏崔浩、北魏崔浩也算不了什么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则例——中央机关辑录以为办事依据的规章、成案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妙手丹青——古人称画为“丹青”，“妙手丹青”就是画工、画家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难进易退——这是古代士大夫讲究出处的一种说法：出仕时再三考虑，叫做“难进”，去官时唯恐不速，叫做“易退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国初帖括的排场——意思是指明初八股文的结构、派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耿出来——方言：梗出来，暴出来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料丝灯——缫料货为丝，织如绢状做成的灯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“准给衣巾”——科举时对老年童生的一种待遇：老童生到了一定年龄，经学政批准，可按秀才服色穿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会上——就是在会试时候考上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“快乐饮酒”——酒令的一种，即“筷落饮酒”。由坐客同时出指报数，统计后，按一定的数法，从令官起一个个的数下去，数到某人，某人就把筷子架在杯上，再被数到，复将筷子落下；如此循环反复，到数毕了时，凡筷子落下的都饮酒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